

幾輔通志

4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7
CHE3128/82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七

碑

元

大學士竇公神道碑

王 磐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昭文館大學士正
議大夫竇公以疾薨於京師訃聞上深悼惜賻恤
其家甚厚皇太子送楮幣二千緡以供葬事以是
年十一月庚戌日葬於廣平府肥鄉縣興教鄉之
先塋皇太子令旨命翰林學士王磐定謚碑文磐
謹按行狀公諱傑字漢卿世為廣平府肥鄉縣人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其先出漢大司空融世代綿遠無譜牒可徵不能紀其世次遠近曾祖亨值金正隆間料民爲兵以丁力富强被選爲簽軍之家鄉人遂以簽軍目之祖榮父思隱德不耀公幼好學善讀儒書叔祖旺爲郡功曹椽充執事權家門榮潤亦欲使公改業公曰趨近利而棄遠圖非計也不若仍舊卒不改年二十值國朝兵南下親屬亡沒家業蕩盡惟餘一身暮夜潛出收親屬之可識者埋瘞訖卽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居三年有清流河醫者王氏妻以其女且授公以方脉之術公由是生理贍足平

昔義理之學得所養而日進及河南破又喪其家由陳走蔡出蔡渡淮至德安府孝感縣令謝憲子者一見如故交遂館於其家日相與講明伊洛程張義理之學比之在北方時又益精切矣會朝命招收三教公應募北來遂得復歸鄉里更其舊名曰默字子聲鄉人問學者接踵道譽益重是時上在潛邸聞其賢將召之使者持教令至恐公韜晦先使公之友人以私意往見使者微服躡其後公不得已乃出拜命有司卽日齋遣就道旣至入見上問以治道公首以三綱五常對遂大稱旨一日

三名或至夜分不寢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因問今之明治道者爲誰公以姚樞對卽日遣使召之壬子冬上命公往詣曲你河拜見太后賜之貂帽貂裘靴襪稱是既至太后問汝爲何等人公以孔門弟子爲對乃命之坐賜之酒食顧遇之禮甚厚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上將往征大理以玉帶鈎賜公且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被服爲宜太子見我所賜物如見我矣公留數年請南還上命大名順德兩處各給第宅及土田婢僕歲時衣服

庚申歲上登寶位首召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人如魏徵者可得否公對犯顏諫諍剛毅不撓許衡卽其人也若識深慮遠有宰相才可大用者則萬戶史天澤卽其人也數日拜天澤爲左丞相授公太子太傅公固辭曰東宮未正位號臣何敢先受師傅之名且臣才學空疎不稱重望五辭乃得免改授翰林侍講學士王文統拜平章政事上頗委注公奏文統乃機謀權詭之士不可大用一日當上前面斥之曰此人學術不正他日必爲天下禍是歲冬公以疾歸家明年文統敗上追憶公

言嘗謂侍臣曰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竇漢卿李狀元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始爲完人遂遣使召公還京師益被信遇賜之宅第月給俸廩國有大政輒以咨訪公又奏言三代之有天下所以風俗純厚歷數常久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養之以立風化之本於是拜許衡爲國子祭酒至元十一年遷嘉議大夫職如故公年老不視事家居養疾上數遣使候門以珍玩枕杖名果異味賜之東宮禮儀又有加焉十七年又遷昭文

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竟不起享年八十有五公前娶兩王氏皆早卒再娶夫人賈氏出曹南大家慈惠賢淑治家有法次室王氏榮氏子男一人曰履今爲奉訓大夫中書吏部郎中挺特有父風女三人長適中順大夫淮西道宣慰副使劉執中次適金紫光祿大夫太保叅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其季適承直郎大名路總管府判官劉珪銘曰紀元中統運屬昌辰九重淵默側席幽人惟時竇公樂道安閒潛身邱壑混跡塵囂微車召至入見金鑾置之左右日接話言宮師嚴重館學尊崇公心淡然

高車通元 卷之一百一
無辱無榮政事臧否人才進退清問所及正言不
諱如鏡照形妍媸不昧我無偏私人無怨懟公之
云亡聖意哀矜念公平生言無隱情指陳是非信
而有徵勒銘豐碑百代流聲

史丞相神道碑

王 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
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
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也丞
相史公弱冠從軍年三十已大將自我太祖太宗
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

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上御極置之相府
授以政柄卽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
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
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
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
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
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
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
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
大興路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

爲尙書府君生三子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
兵南下尙書府君謁太師木花於軍門明年從攻
北京下之太師以府君爲行部尙書鎮守其地公
以府君子授五路萬戶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
公公奏疏以面對上嘉納之是歲秋詔公兼江淮
經畧使二年春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至元
改元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六年春上將有事
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行至郢州公病不
能進還襄陽時上聞亟遣近侍賚葡萄酒賜公且
諭之曰卿自吾祖父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

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阻行爲憂且北歸善自調
護公歸家上遣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
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擄是
日薨春秋七十有四時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
訃聞上爲震悼遣近臣致賻贈太尉諡曰忠武以
三月庚寅葬城西原特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公
以元勲碩德位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宗社之著
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
一驕矜之色視富貴功名歆然退避此其蘊藉豈
尋常淺量所能窺伺哉初公乞致仕上諭曰卿奕

世忠勤有功於國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
監官謂之達魯花赤府州官往往不能下惟公真
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兵火之餘北地民窮
往往蒙古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稍積則鬻妻
賣子不能償謂之羔羊債公題奏令民負債出息
至倍則止上俞允之初公至歸德遇蒙古驅俘獲
將殺之內一俘公問爲何人曰我金人李正臣也
公出金贖署萬戶叅謀河南王顯之來謁公一見
留置門下署萬戶叅議由是真定治效高於他郡
兩人之力爲多公生平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

卽讀雖遠適亦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
氏李氏納合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
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
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
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
肅政廉訪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
大夫南陽州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
人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沉毅麗鴻
挺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尙武公在戎旅把握韜

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
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
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獄無欵傾謨協宸意
事合群情黔黎忭舞思見太平公屬橐鞬十常八
九其在鈞衡蹇而非久原本脫又復不專同堂
合議嗜好奇偏世治時清尙可無公險巇震驚非
公孰寧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
豐碑堂堂松栢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蔡國公神道碑

王 磐

唐朝啟運褒鄂分封漢室開基韓彭裂土蓋收攬

英雄兼總知勇者古先聖王所以因天下之力以
取天下之大權也太祖聖武皇帝誕膺景命肇造
皇圖德隆三代地過漢唐揆夫鷹揚虎視之臣陷
陣摧鋒之將其數之多固有不可勝數者矣至於
勲高當世望重五朝智勇兼全身名俱顯而又耆
壽康強哀榮終始者其惟蔡國張公乎公諱柔字
德剛涿州定興縣河內里人曾祖諱湊祖諱辛考
諱福寬俱以農爲業隱德不耀公少倜儻不羈讀
書畧通大義工騎射尙氣節喜遊俠金貞祐間河
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宗族數千家辟西山東流

塙選壯團結隊伍以自衛護遠近憚之皆莫敢犯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畧使苗道閏表其材加毅昭大將軍遙領永定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興定初道閏爲其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者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閏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討不卽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閏部曲會易水軍市川告以復讎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爲長事聞遷驃騎衛上將軍中都留守兼知大興

府事本路經畧使行元帥府事時年二十九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兵南下入自紫荆口公帥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顧曰吾亦帥也有死而已植立自若敵帥壯而釋之未幾復舊職質二親於燕俾公招集故部曲公乃爲教令告諭旁郡遂下雄易安保諸州賈瑀據孔山拒命自若公率兵攻之兩月不克砮無井泉汲於山下乃斷其汲路衆多渴死瑀竊出降公語之曰吾素不殺降然汝罪不可貸也乃殺之取其心以祭道閏歲戊寅陟治滿城明年二月取

完州州倅甄全慷慨就戮公義釋之陞爲守仍命以部曲自隨邢陽曲陽二帥聞之來降真定武仙遣藁城令劉成率衆來侵公生獲之釋縛還由是聞者莫不畏慕深冀以北相率而自歸者三十餘城闢地千里朝廷加公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所部將士遷授有差公因署官吏定立教條勸民修治耒耜樹藝桑麻民始免饑寒之憂而知有生之樂丁亥春以滿城狹隘徙治保州保累經兵燹焚蕩殆盡公鳩工庀材剷除荆棘營立官府倉庫廟學市井閭閻不一三年間遂熙熙然有

太平州府氣象太宗英文皇帝卽位從征河南攻汴梁圍睢陽破汝南拔徐邳咸立禱功爲上所知居二歲召赴行在賜佩金虎符陞爲萬戶國朝之初人臣名爲萬戶爲最重漢人膺此任者纔一二而已爵命之日寵賚甚厚明年大舉伐宋每臨戰陣公常先登所向克捷上常對衆嘉歎適河南諸道兵未有所隸乃悉付公總之丙申歲析天下爲十道沿金舊制畫界保之屬城多爲鄰道所分割閱數歲有詔特還之升州爲府賜名曰順天及賜公牧馬百疋仍賜上所乘名馬二疋自汴京不守

河防廢弛河放而南流南連渦渙東際淮海浩渺無涯宋人恃舟楫之利頗相侵軼朝廷以公節制諸路軍馬鎮守其地公相地形據要衝當三河之口卽杞縣故治築爲連城分布戰卒自是河南遂安甲寅歲詔公移鎮亳州亳去杞又數百里宋人益惴恐莫敢北向而漁乙卯歲冬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翎根甲一襲己未歲秋扈從渡江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遣將畧地南至潭州洪都庚申春班師中統二年公以老乞致仕詔允所請封安肅公以男宏畧襲其職至元三年冬十二月加

授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監大都之役四年春正月進封蔡國公五年夏六月二十五日以疾薨於京師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九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及將士凜然如懷冰霜然施恩信厚賞罰公明旌麾所指士爭前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前無堅陣初公之駐滿城也樓櫓未備麾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仙以騎兵五百步卒萬餘來攻公使老弱婦女守城率壯士出戰逗留數日忽遣人揚言救兵至自西山砦揚塵鼓譟其後仙軍驚潰追擊之僵尸數十里軍市川牛顯高陽公張

甫河間公衆哥共合兵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
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
出戰甫等皆敗走保定王子昌克狡苦戰阻水爲
固常爲寇患公潛率銳卒出其不意生擒之以歸
賈瑀旣死其黨郭有收者依山自保屢遣人招之
不從公一日過其壁門立馬呼之收請退師而語
公麾衆使却釋甲直前與收把臂相語收感激卽
撤備出降臨境帥僕散張哥者素與公不相得旣
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乃長上也
奈何擅殺之卒詰其主名斬首以徇其義概類如

此嘗語衆曰吾戰爭二十餘年殺人多矣死者寧
無冤濫自今非對壘不復殺人汝曹記吾言自是
卒踐其言或遇他將欲有所殺者亦曲爲勸諭務
全活之降人親屬散落它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
後已或有求於我亦未嘗不與也嘗釋家中驅口
數千出爲良民張甫牛顯移刺衆哥皆與公讎敵
旣沒其妻子流離無所託公求得之皆厚加存恤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
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賣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
與真定史侯奏乞民間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

滋孕朝廷從之遂立爲定制性喜賓客閑暇輒延
引士大夫與之言笑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贍給或
隨其器能任使之汴京下寶貨山積公一無所顧
而首取金朝實錄并秘府圖書又訪求鄉曲耆德
得戶部尙書高公夔都轉運使李公特立等十餘
家載之以歸其美鑑偉識度越儕輩遠矣公夫人
四李氏靖氏毛氏馬氏男十二人福壽宏基明山
松山宏道皆蚤卒宏畧嗣公職夫人馬氏之子也
宏彥宏規宏範宏正宏慶宏毅皆登顯秩女十人
皆配令族至元十年春宏畧請於朝得諡曰武康
仍降旨翰林院定謨碑石文字臣磐當筆謹按行
狀叙其行實而繫以銘

銘曰乾坤凝沍冰霜辰蛟蚪泥蟠鬱不伸潛陽升
騰水波援鬢鬣軒舞生風雲桓桓蔡公資稟異知
勇兼全負英氣由來天意不虛生聖運昌期適相
契被囚不屈紫荆山敵將義釋嘉嚴顏九重新恩
復舊職旌旆還臨燕趙間抑強扶弱誅貪戾三十
餘城承節制漸銷兵甲事農桑城郭熙熙太平治
旣平河朔逾河防攻睢破蔡俘汴梁河南已定指
吳楚渡淮浮漢凌大江破邑拔城知幾處斬將奪

前車通志 卷之一百七
旗寧復數收功百戰未足多戒殺活人深可慕公
之陰德如山邱哀榮終始封公侯銘詩彪炳鐫珠
球子孫世襲傳千秋

唐帝廟碑

郝經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伯歷數之運會帝
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上黃帝以下
不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化蓋取諸乾坤
言生民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
堯爲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
則堯爲帝之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伯獨

出乎震而其巍巍如天也故楊雄謂法始乎伏羲
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昊
顓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
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歷象以成天平
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法以成典去
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爲位公天
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以傳心法以道爲統
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
降而伯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
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

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伯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祀以爲大祀而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或以爲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禪法堯號爲神堯稱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臯陶老子爲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唐堯之祀忽諸德之不逮而神乏祖矣近世唯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永

平之西水出伊祁山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其東有縣曰慶都而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東合於祁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妣落葬之於此及其爲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爲命禋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遠邇遺民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有能各卽所居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順德路屬縣唐山之巔亦有廟焉歲久頽毀今郡牧葺理更新請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

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贊帝德而爲之
詩庶幾居人識賡載之遺音知爲唐堯氏之民焉
其詩曰唐山蒼蒼唐水湯湯帝德是昌纂於有皇
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莫不具來相於有
虞股肱良哉謨明弼諧庶事康哉於戲前王其能
忘哉載剪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蒸嘗哉享
於有誠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殃
哉神鑒無方哉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遜於汴太祖卽以
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
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憚貴臣子弟十
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創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
迨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
歸孺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
年旣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
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
壓以毀講習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
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爲寮案倡然後大
家富人合貲以聚財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建兩廡

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
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於朝得廩餼
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
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
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
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
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楨楚懲子弟饑焉粟肉渴焉
酒醴力焉僕役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
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
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

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爲懿顯蒙昏庸之爲
耻也而三代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
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
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
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採百年之禮樂
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爲武衛之服召公之
化尙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
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
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
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

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
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
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
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者於詩書
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厯
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
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
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
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

中教不良弼正張禎祿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
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
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院兀都瞞使李權且能考
工於下余既爲言正堯郝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
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皇元有赫奄受大國
于月之崑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
文德新都有嗟辟雍峩峩璆弁之嗟濟爾象犧錡
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
若海輪維柁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
我上國元聖儀儀元統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

采芹於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
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膺仕以媚於天子
有鏗華鍾路鼓逢逢言燕於公有翼有顛多士既
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閻迺承迺宣御
劇迺專虞庠連連王氏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膺百聖之統建萬民
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
教成宗建學廟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
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洽可樹碑於廟訶

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遠古之
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
之制天下之治胥此出焉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
爲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克弟子員至元四年作
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
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
相臣哈刺哈孫荅刺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
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
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
御史臺臣復以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

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祀以太牢贊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置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

一大比典賢能於是崇宇陞陞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

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
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於學曷風四方學
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廼建孔廟
廼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
洋冕服皇皇群士景從聖道旣明渙號旣加我皇
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宏庶
政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
相古盛時訐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
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
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
厘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
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正定路宣聖廟碑

李朮魯翀

初鎮州置正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
土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
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
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未卽叙龍集丁
未勅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
闢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
卽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爲諸道之

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肯議興治至元暨今雖
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楮幣
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
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
壇於殿之北神厨於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桂桓
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
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台倅
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賓佐
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
吏李明善介徵士瞻思狀來請志其績獅嘗貳憲

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畧曰正定
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王公
與孟軻相上下正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怪也
正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唐堯以帝嚳子侯
恆山之唐自唐侯卽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
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正定固神明之宅
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
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
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窪窪天人之道至矣
迺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
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
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
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揅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
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百世
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
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昭朗今
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鎮股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
朝廷之化先焉崇祀先聖所以教也鎮事知所鄉
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

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父於
是乎在廼賦詩以慰鎮人士曰太行之山滹池之
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滸太行之所孰今
與伍皇祖之土恆山嶙嶙滹水沄沄昊天生民思
堯之仁滹水湯湯恆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
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德出
潛萬方旣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角時雍
於變視彼侯甸恆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宁久
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其凝
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恆嶽惟士也確順我先

覺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
之元惟王之素園冠方屢天地之度侃侃闡闡天
天申申如日之朏如躬之親旣儼旣翼臨汝明德
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
止其誰敢爾顛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天子
之光

趙國董清獻公神道碑

歐陽元

至正四年冬十二月甲子皇帝有勅賜中書右丞
董守簡父趙國清獻公士珍神道碑命翰林學士
歐陽元爲文臣元欽惟世祖皇帝經營四方之初

於時藁城董氏兄弟以忠孝之門被眷顧之厚太
傅忠獻公文炳總國振旅出奮爪牙入爲股肱實
兼將相之器太師正獻公文忠掌國符信入託心
膺出司耳目實預帷幄之謀退而家居皆能崇詩
書之風勵清白之操以貽子孫故董氏身教之正
家法之嚴在漢人中爲第一其子踐揚臺閣爲時
名臣接武不絕當世文事操筆以發其潛光者大
編巨帙開卷有之臣元按清獻公諱士珍字周卿
正獻公之子也正獻公行第八世祖視猶家人常
以其行呼之清獻公行亦第八世祖命侍裕宗東

宮裕宗知之亦呼以行而不名特加一小字以別其父焉清獻資表峻潔衆中頽然寡言罕笑風度凝重幼從許文正公學淹貫經史通國言善騎乘精射藝而能不銜所長與人交終日恭敬聽其論議煩簡皆當裕宗嘗解御衣賜公命公恆服公不敢褻俟侍大燕則服之職典官膳每進膳嘗以公捧之帝雖喜愠不時見公至必爲改容世皇晚命東宮裁決庶政至元十九年以公叅議樞密院事蒞政未幾聽軍戶康氏子死獄燭微若神老吏咸服其明斷二十三年進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公臨

事敬慎而以寬厚行之府中號公長者時桑哥立尙書省崇任苛暴專以錢穀羨餘罔上希賞公出典倉庾出納均平不事掊克世祖一日詔公詰之對曰臣收粟不以高概多取於民出粟不以低概少與於軍臣不爲欺羨餘何從而出上大感悟遂罷賞令二十八年選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下車風采振厲部內貪墨屏跡成宗登極召爲兵部尙書大德元年省臣議欲出公爲僉書河南江北行省事未奏太后有聞亟遣中使傳旨中書曰董士珍青宮舊臣屢聞裕宗稱其忠厚其人宜寘

近輔何爲補外因留拜吏部尚書於是全曹稱允
五年進拜江淞行省叅知政事將之官賜鈔萬五
千緡使之治裝以旌其廉淞俗豪奢請謁無禁公
趨向儉素務以清靜鎮定七年召拜中書叅知政
事與右丞相答罕右丞尙文等同心佐理機務大
治藹然有中統至治之風焉會河東地震民多死
傷命公往賑卹之公躬自存問大發屬郡藏粟以
繼乏食還朝大見獎異八年出爲行省左丞疾作
不赴退居藁城之九門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力
辭武宗繼立召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亦不就稍

閒挾書行田自樂畝畝有超然世外之趣仁宗初
立用故事起諸老成會議大夫強公起應詔俄拜
河南江北行省左丞適淮東鹽法積弊特詔公往
治之皇慶二年漢人中執法員闕仁宗與臺臣謀
其人旣而曰方今無以踰董士珍者驛召公還比
入見趨臺臺中有所按劾或不得旨至三覆奏必
俞允乃退仁宗天表英毅侍臣見公執奏不已相
顧動色公屹然不回上輒嘆曰董中丞直人也嘗
一日論事榻前不合旨意進曰臣等死生至微國
家政事得失至重臣若顧其至微而使君有過舉

國有關政生何面目立人朝乎中書以四方災異欲遣使者巡行郡國公曰此時急務選賢能任守令刑省斂薄其民自安沴自息使者巡行郡國徒增擾耳事遂寢省臺議禁圍獵坐中有欲置犯者於極刑公曰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可乎倡論者猶未已公復言曰刑名各有攸司法當付刑部議耳其語遂塞公在言路直言不諱然未嘗好名賣直惟恃至誠可以感動奏稿每自焚之爲它官則務持大體不問不言居中書日天子下議發兵討西南夷臺臣力諫不納公偶侍左右承顧問從

容進曰臺臣言是上意自解立朝四十餘年絕跡勢途公餘却掃人事獲造其賓次者如登李膺之門性嗜學好善言動可法羣從中每嚴憚之延祐元年夏四月扈駕上京秋七月二十日將還而薨年五十九家貧幾不能葬上聞而悼之賜鈔二萬五千緡給驛馬送其柩南還以八月某日葬於正定之祖塋公之初薨大司農張晏狀其行旣葬翰林學士元明善銘其墓故凡董之家世閥閱書之已詳然公之勲業其在中書則當大德承平之世其在憲臺則當皇慶更化之日朝廷休明俊乂在

列生平學術得諸父命師訓所謂尊主庇民者靡
不推行於其間蓋有不可一二而枚數者且董氏
父子兄弟前則正獻以忠獻爲之兄後則清獻以
正獻爲之父求其立事建功偉然而自視於父兄
盛名之列可謂難矣然各守其志並稱於時嗚呼
休哉曾祖昕贈光祿大夫司徒追封趙國公諡宣
懿祖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與金
兵戰沒於陣贈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考初
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壽國公諡忠貞後追贈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改諡正獻母顏氏初追封壽國夫
人後追封趙國夫人公娶柴氏先公七年卒追封
趙國夫人公以是年八月十三日歸葬於藁城之
九門因繫之以銘曰惟玉斯貞惟金斯精濟之冰
清猗公德成世曰令人國曰寶臣襲休祖考遺安
子孫明戴天日幽歸壤泉兩不一憾暉乎萬年

忠武王公神道碑

歐陽元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居東宮博訪英賢以備宮僚
左右元良文學行義皆天下之選其在衛官府推
德望兼隆忠勤素著者惟公爲首稱公諱慶端字
正甫姓王氏世爲正定藁城人顯考金吾衛上將

軍右副都元帥勲德具見神道碑銘公早孤能自
樹立諸兄已襲世爵公被府檄司筦庫非所樂也
尋署水軍提領北方有警詔宰相馳驛和林以督
餽餉擇水軍長一人從行冰雪萬里行者憚之公
懌然請往中統三年敗齊寇於老鶻口以功拜千
夫長佩金符至元八年城大都數爲霖雨所墮或
議輦石運甃爲固公言不宜勞民與役遂獻葺城
之策所省鉅萬計議加遷賞辭焉詔嘉廉讓賜白
金六鎰王師渡江之歲淮安未下師駐新城遣將
分戍請公爲之副城中士卒不滿數百老疾居半

宋人間之載攻具爲必取之計衆寡不敵主將死
難敵燬門將入公樹柵以禦之撫劍誓衆士皆感
激人百其勇先以弱卒列幟城上擊銅爲鉦響震
原野颺言援兵至躬率銳卒踰柵禦敵時公疔腫
在臂自拔佩刀刃毒裏瘡力戰敵衆敗衄淮水爲
赤繼而漣河浮雲羣盜蜂起公復擊走之屢中流
矢不卹也以功加武節將軍十四年扈從世祖北
征凱旋拜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十六年進侍衛
軍都指揮使肇建威武營都城之南先是衛兵至
京師僑寓民間靡有定居公相近郊隙地起廬舍

畫井邑規爲屯田俾安耕鑿爲闔武之堂曰整暇
爲蹶張之翼曰神鋒爲函矢之局曰犀利有倉以
足軍儲有局以備醫疾浚渠通漕以來商賈僦屋
取直以佐軍需公解列肆偏裨部曲諸衛莫不取
法軍士歲時上番其至如歸迄今人賴其利十九
年置詹事院以本職兼詹事丞威武使歲入豐羨
屯峙山積司民政者欲假粟數萬以佐經費事達
裕皇有旨問公公曰兵民一也寧有彼此之間卽
日付之玉音勞公眞宰相器也二十三年冬大會
藩鎮諸王公典禁衛一夕世祖遣近侍覘警夜者

爲公邏卒所邀近侍告以有旨曰吾屬知有王將
軍令孰知其他近侍還報賜禦寒烏貂裘以旌之
二十四年世祖詣伐東方以公宿將練兵特勅將
所部以從是時年踰六十遇敵則披堅執銳摧鋒
陷陣駐蹕則環車爲壘以備非常東敵旣除天駕
狩北邊命公將衛兵而南公引臣子之義復從北
征卒與大將俱還而料敵制勝參贊之力俱多東
宮白鶴馭上賓總率衛兵膺股肱心膂之託在漢
將中唯公一人聖上御極之初諸王宗室畢會上
都公外總諸部親翊禁御內進言裕聖皇太后謂

神器不可久虛宜促定大策以慰天下之望既而
改東宮爲隆福宮詹事院爲徽政院行金吾衛上
將軍中書左丞行徽政副使兼龍福宮左都威衛
使元貞改元進秩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簽書樞密院事仍兼徽政副使左都
威衛使嘗以疾在告皇太后亟遣醫往治公既引
年謝事寢疾於牀上遣中使諭旨王指揮篤實人
也宣力旣久家無餘財其錫寶鈔三萬緡爲藥餌
之資俟其良愈別降恩旨公竟不起易箆之際戒
其子桓曰子荷國恩忝列台司年登八秩宜無所

憾第恨不獲効死邊陲汝當勉輸忠力無忝爾祖
言終而逝實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公平生事
上忠蒞官敬總戎有律而以仁信將之出入行陣
與同甘苦威武之建也請於東宮俾醫一人主藥
士卒有疾如子弟更相謂曰吾屬處鄉閭守父兄
不如是之至也或至物故則歸骨於家北伐之卒
長偶遺一骼嚴加督責必獲而後已宋亡有葭葶
之屬以事拘京城久不獲免公濟以衣食奏請歸
之其廣聖仁類此至元末姦臣未卽天誅人皆側
目公介然未嘗阿意取容特以丹誠衛社稷結累

聖之知尚方玉杖寶篋珠衣玉帶賞賚優渥諸將
莫與爲比公素純儉雖位使相自奉泊如也所居
僅庇寒暑服御不事華飾至於延賓禮士調濟困
乏資給宗族婚葬則弗計家之有無其立朝行已
大節雖服儒服飽經訓者有不逮焉嗚呼賢哉以
九年正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大葬藁城先塋之
左持樞密院判官張浹所書行狀謁文以識幽隧
乃爲叙而銘之銘曰太茂維嶽儲精降神篤生王
公智勇邁倫禦寇淮壻國爾忘身翊衛天戈載策
殊勲肅事諸闡威武有屯將令申嚴廩粟阜殷金
革之威實濟以仁運贊重光聿効忠勤克壯其猷
尊主庇民藁城之阡馬鬣有墳勒貞珉以詠德諒
無愧於斯文

大尹宋公功德碑銘

呂 巽

鉅鹿古有漳河源發紫古二山經邯鄲達廣平曲
州迤邐而北至鉅鹿縣東北與葫蘆河相合逮夏
越秋繼以霖雨波濤駕軼浩浩而來鉅鹿北有村
曰臘姑灣其河渠狹窄壅遏水遂從臘姑灣而南
泛濫漫流數十餘寨滄沒民田不可勝概朝廷累
差官相視便利疏滄水勢而所差之官乾沒利欲

漫不省視故其害自若至正五年夏六月宋公來
尹茲邑公正直方嚴謹慎樂易下車之日首以去
邪革姦興學息民爲務故濱河之民俱以河害赴
告公攜持告民聿相河勢旣旱戚然語衆曰民害
若茲而不除豈上委任之意哉於是鳩集民夫疏
通河勢濬滌淤塞去其齟齬其流旣通水勢孔殷
而河害悉除噫百年之害而一朝去之非仁者之
用心能若是乎逮至正六年鉅鹿饑荒闕食之家
十室八九餓殍相望而朝廷以常平鮮儲和糴是
縣公星奔上司訴以民時闕食非敢遏糴上司不

許其請公還親詣各鄉諭以上意民感公德俱以
已食之粟應之其不支者公以所收俸粟百餘石
以充所糴之數公旣割己之有以惠民其肯嗜苞
苴以欺其天乎嗚呼今之蒞政爲民之害者有之
矣其肯除民之害乎語云虐政甚於蝗喻害民者
也今之盜天之有者有之矣其肯割己之有乎語
云勸民以自封喻盜天有者也夫廉者士之一善
也然澹然無欲者實鮮故鉅鹿耆老韓克宜等感
公功德狀其事以請余廼編序其先後以爲文仍
系之以詩曰功加于民祀典所載我公之功百世

而在救民饑寒曰父曰母拯溺亨屯卓聞前古民
害既除擊壤而歌民感公德其懷如何我公之德
粟食布衣無以報德樹石刻辭

明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
隅舊有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
奉勅建每歲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
典今八十年矣修治不繼日入於敝懼無以稱朝
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詔可命工部聚材

鳩功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所屬州縣各以丁夫
給役且命總理通州諸務都指揮僉事陳信督之
命既下文武吏士奉承惟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
而至作正殿翼以兩廂前啟三門旁立廚庫弘麗
廣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
成惟王以忠信智勇佐太祖渡江削平東南郡縣
遂議北征車駕至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爲之
副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
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
明年平河東入秦元之敗卒復侵通州王還兵拒

之州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旣帥師破開平大
俘獲而還至柳河川以疾薨柩歸過通州州人皆
罷市迎哭旣去而念之不哀飲食必祭上思王之
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桓
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
軍以安巴士巴人德之歷千餘年廟食不廢今王
以雄才大畧佐太祖定天下功烈在朝廷利澤在
生民生爲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王
之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焉耳今天子又新
而大之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超越百代可知矣

乃爲述其事而系以詩曰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
仗劍先來同所向無敵摧軍鋒通州亦在破竹中
安集還定揚仁風閭閻歌舞靡怨恫旌旗他指甲
馬雄絕迹掃影烟塵二大星宵墜感帝衷錫以顯
號昭殊功廟食於此三不恭聖皇繼述棟宇隆神
之在位儼儀容調和陰陽幹化工疵癘不作歲屢
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大學士石公神道碑

楊一清

嘉靖丙戌子起廢西征尋召還內閣獲與熊峯石
公同事明年丁亥公得謝致仕去又明年戊子而

公亡閏十月二十二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諭祭九壇賜諡文隱而葬事則戒有司治之公諱瑤字邦彥姓石氏熊峯其別號也系出正定之藁城其爲諸生時年未冠與其兄故太子少保戶部尙書致仕東滹公邦秀俱有文學名常以其父憲使公之命來謁余以文爲贄比予出分外憲越九年以公務入京時公已入翰林爲檢討予友少師李文正公每謂予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自是予出入中外公未以輩行予視晚乃同官密勿公少予十有二歲予老度不能久留

公負時望大政方屬目焉孰意其遽止於斯嗚呼惜哉公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登進士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宏治己酉授檢討與修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九載遷修撰同修孝宗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改北監南京吏部右侍郎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業庚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辛巳擢禮部尙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今上入嗣

大統會吏部缺尙書廷議首以公名上報可是時
輔臣有不悅公者託詞以請命乃兼學士在內閣
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武宗實錄爲副總裁官
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旣還朝復主癸未
會試事甲申奉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
乙酉武宗實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賜白金八十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
帶蟒衣丙戌上常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
詩一章於公稱許尤至進恭睿獻皇帝實錄加少
保宴賜如前以災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

有搆飛語詰輔臣者併中傷公遂逮羣下廷鞠之
臺諫皆白公無他予三上章爲公等力辯之公不
自白唯求去疏再上許之旣入謝僦民車歸私第
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稀識其面而人望益歸重之
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
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
代行溫清蒸嘗之禮其爲翰長武宗始待宣大疏
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近親之託外
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
不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

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工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苛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其遣祀事竣便道歸藁城以疾請老上優詔褒荅吏部

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公不宜許退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旣得旨矣畿民大恐公言於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門人或誚其過直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自爲文

亦稱是詩歌冲澹沉着成一家言文正公曰邦彥
詩詞皆中規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衆所不
及博極羣書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
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亭吾
輩莫適爲學非之亦何所見但好名耳性孝友東
濬公沒於家疏請歸治喪葬不得比數年言及猶
泣下撫其子如子姊氏適周姓者旣卒子孤弱不
能立公撫之於成待諸弟瓊珮瑱友愛備至石氏
之先有長卿漢卿才卿者稱長者號三石君高祖
永曾祖友智曾祖妣鄭氏繼邢氏祖麟中癸卯舉

人爲山西臨晉縣教諭祖妣時氏繼徐氏被旌爲
節婦考諱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山西按察使妣
趙氏考以上俱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
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俱累贈
一品夫人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繼翟氏封一
品夫人公生成化乙酉得年六十有四墓在邑西
南徐村之新阡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襄事公
姪東濬公之子中府都事經謂公墓上之石未有
書請予書之乃按國子司業林君時所著事狀附
以平日所知聞者詮如左系以銘銘曰公也翟翟

惟義之於衆狗利以趨覆謂我迂我性如石如矢
斯棘彼習爲容謂我過激我安我心我心平平其
不在我我何歉焉彼容與激孰得孰失而要其終
千古一息吁嗟乎熊峯永奠幽室

宋州守楊公墓碑

沈堯中

嘗讀宋史忠義傳自康保裔而下凡二百餘人無
所謂楊公棣者及考澶乘而始見之當建炎間公
守開德他出金兵至其弟彭年以城降公歸盡殪
其守嬰城自保金兵復大至與其弟俱死葬金沙
山然而史不及書豈當時不以聞焉然而猶幸墓

在故得入郡乘列宦祠春秋兩祀之則公之忠著
矣獨計公盡殪所守金人且恨入骨顧乃瘞而藏
之豈金人亦憐其忠耶嗟嗟張睢陽輩名垂天壤
廟祀幾徧海內而睢陽不聞有墓今公墓畢如且
當孔廟東南有司過而式之卿大夫過而式之博
士弟子員聚而式之聞風興起不知其幾且春秋
兩祀在孔廟東偏當時建廟若爲公而設者此又
適然之符也公之名不得紀於史而猶得志於乘
不得聞於朝而猶得享於郡不得與康保裔等同
列而卒勝於張睢陽輩之無墓者斯亦奇矣使其

如弟之爲金人以公爲守汶汶之生孰若烈烈之
死一時之苟祿孰若百世之血食故公名之不聞
時所遺也非不幸也公墓之得存神所相也非幸
也第僅僅一邱日漸侵蝕萬一堙沒將何以勸余
故表而石之俾不朽云

忠孝祠碑

王世貞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觀其疆邑
土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
治其餘以共事宗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願
而亡所事於詩書之力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

以祠故田侍中宏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蓋大名
古魏州地而侍中父子嘗爲其州刺史節度諸軍
者也當肅代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祿山再
辱於田承嗣蓋至於悅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
之山川人民而爲魏之人者亦安於其故而不復
知其上之不爲田而爲李矣侍中以軍心之嚮踞
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
天子始爲之疑繼爲之大悅而魏之吏士始亦爲
之駭繼而爲之俛服恐後公率全師壓趙境聲王
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青鄆罪獲師道

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州東悉復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爲州共二十有七咸手挈以報天子其有功於唐甚大而仇於趙及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誓於幾乘趙之人請帥捐公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戮以死僕射由苦塊起墨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而魏吏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廼於得所欲而緩於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以請苟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爲之姑以應之而庶幾其乘隙伺間如

李少卿所云者乃悉其財帛予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靈抽刀刺腹蓋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讎而其所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廢然魏人終不敢顯爲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出其資賦以討挫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恩德日以浹又獲牧如寇如韓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蓋又至於今而余之所觀羨魏俗如嚮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公謂魏俗固淳美然亦少稚不知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則亦易忘而侍

中僕射其節爲最著魏旣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德
之也當無已乃卽廢署徹其朽材塗墍而更新之
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而歌以侑
神其詞曰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漳滌而田兮
從王悉而軍兮以四匡師不勤兮仇子桓欲報兮
狡爲阻臣胡避兮殉君子胡恫兮從父曳虹旂兮
輝煌發天弓兮上襄藏而肝兮綵綖之使陽咸兮
招筮之重貂兮委蛇從副乘兮後先馳帝大明兮
澤汪濊將趙魏兮齊文執神怡怡兮享牲醴毋撫
劍兮東北睨條風兮甘雨惠我民兮以建趙立赤
幘兮青衿靈脩脩兮悅有臨美我俗兮爲我禦禔
千秋萬歲兮同此心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八

碑

本朝

明東閣大學士范文忠公神道碑

王崇簡

我

聖朝之順治九年憫明末寇陷都城殉君死難幽忠難

泯大節可風褒卹死節諸臣前東閣大學士工部

尚書范景文

賜諡文忠建祠予祭錫祭田七十畝嗚呼盛哉我

朝褒忠前代於以勵人臣之節者至隆也後數年范公女兒之子王生偕及門士李生掇公死節實蹟及出處之能記者代嗣子爲狀謀刻詞於麗牲之石請於太傅范先生先生問昔稱知公今誰在者猥以予對予時以病在告先生命仲子太常公過予屬爲銘作公碑噫予豈能知公者哉雖然仰述休命以勵臣節史臣之職也曷敢辭謹按狀公字夢章別號質公以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尙書諱桂爲曾祖以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尙書諱汝河爲祖而南寧府知府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尙書

永年之子也其先自河內遷吳復有自吳遷齊者明永樂中處士理就粟河間府之吳橋縣五世而至公會祖爲吳橋人云公母馬夫人感異而生公四歲能誦詩書七歲隨南寧公廷試至京師望見貴人車騎竊語云此豈天上人邪南寧公聞而異之旣而以童子試第一人食餼於庠萬歷己酉舉京兆癸丑登進士第授山東東昌府推官律已端密毫髮之私無自而入嘗署其門曰不受屬不受餽東人稱爲二不公旱蝗條便宜十事存活億萬人尤盡心於獄事夜半孤燈熒熒繙閱成案必求

其可生不得而後已以治行遷吏部某司主事攝
選事當泰昌覃恩錄建言諸臣凡以建儲礦稅廢
斥一月盡登啟事尋以假去天啟乙丑起文選司
郎中疏論銓弊侃侃不撓時權璫魏忠賢黨與亂
政惡之思有以中公公一日嚙血滿地以亟病歸
始南寧公謂人曰吾子其歸矣當不爲監閹作奉
行吏也及公歸而璫日橫周忠介順昌逮北寺誣
賊數千公與忠介有夙昔交多方左右冀脫其死
而璫數遣邏卒矚之人憂公禍且不測而公不顧
崇禎嗣位卽家起太常寺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

撫河南劾監司郡守之不法者吏治爲之肅清亡
何京師戒嚴公帥師入衛抵涿州入守城賴以全
在道有以茗進者公舉以酌地曰諸將士從冰雪
風霜中赴國難裂吻墮指勺水不得入口予奈何
獨啜茗耶將士聞而感泣益奮勵故援兵抵都下
者獨公最先遷兵部右侍郎督治通鎮護漕運三
歷秋防公數乞歸養甫得請而南寧公捐館矣公
以不逮含歛摧毀三年骨立服闋起南京右都御
史乙亥流寇蔓延烽火徹江上遷南京兵部尙書
簡額兵治樓船葺壁壘以固根本復宿重廬州出

奇英六以壯聲援寇終不敢窺江者公之力也賊多置奸人窺伺徽人汪君用爲之囊橐公廉得並奸人數輩付之法兵科某貪橫軍民憤激亂且作公列其狀逮治人情始大安以考績贈三世如公官武陵楊嗣昌以內閣掌兵部昇寇張獻忠穀城等三縣駐牧寇造船秣馬勢張甚公偵得其實言寇就撫不可信與嗣昌忤及嗣昌奪情廷臣以綱常大義爭者多獲罪公合九卿申論致責問草疏之人公曰疏臣之爲也遂落職先是戊寅公家毀於兵二子先後死乃僑寓南京著書自適往往與

賓客賦詩飲酒優游山崖水洙間初若無顯仕者四方名流得識其面退誇於人以爲榮迨賊破襄雒犯承天撫局大壞嗣昌懼誅仰藥死廟堂思公言召還故官趨入對卽道中遷刑部尙書尋改工部尙書當是時邊警方殷二日五趨召公至入見帝曰不見餘十年何癯也卽日受事拮据城守日夜勞瘁疾作從牀褥間爲其屬區畫凡又七閱月備禦構築有方經費十省八九汴河決召問於隆道閣卒用公計策底績時公配張夫人卒公陳妻亡子死之慘賜恤如例並贈公長子貢生元超營

善司主事以慰公甲申二月晉東閣大學士公以
不勝任辭帝曰朕知卿久今寇在門庭用卿晚矣
時人才摧落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請赦繫臣
張國維郭景昌等公於召對陳國維總理河道有
功景昌起戍所撫楚不遑顧家才氣舉堪策勵微
科臣言臣固欲奏之帝爲並釋繫治者六人公力
請傳諭蓋俾恩出自上且虞傍撓也旣而寇氛益
逼或請出幸召集議東閣公曰聯絡人心堅守待
援此臣所知它非敢議帝顧之泣下曰先生言是
也國君死社稷朕豈有他念哉時大帥請移鎮入

援公主其議而復阻於異說及三月十七日賊薄
城下公卽直宿閣中十九日昧爽中官傳諭城軍
散亂亟命都察院多遣御史巡城公方詣中左門
請見而宮人惶惶出走詰之云王太監隨駕出矣
公趨長安街朝房賊騎已紛紛道上家人勸公易
服歸寓偵駕爲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安往耶
歸寓徒亂人意給侍者出遂自經侍者覺而解之
公怒曰此非爲我也因去五顯廟中繕遺疏請恢
復遺詩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澌之句復署紙
遺家人云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耻死有餘恨遺

奏聊見孤臣一片血誠蓋以駕出必幸金陵悞於
宮人之言也家人環泣公曰今日之事皆謀國者
刻深剝削致此四十日輔臣不能挽救惟一死以
報君恩傳之後世誤國家者非我也呼一人隨至
演象所望拜闕庭先壠屬曰翌辰收我遂投雙塔
寺傍井中死四日始克斂顏色如生賊至公寓蕭
然無所得歎曰范閣老橐中畧無長物真清宰相
矣禁勿得輒入其門嗚呼如公大節卓然可謂秉
德不回從容就義矣考其生平出處光偉乃更如
此若其行修於內德孚於衆有不能更僕而盡者

皆畧而不書嗟夫明三百年輔臣之賢不肖不可
縷指及其亡也死難者惟公一人其以維持一代
之綱常綦重矣此我

聖朝所以褒嘉而不遺也公生於萬歷丁亥十月三十
日至盡節得年五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
祖墓之兆公爲文本義理詩清逸有晉魏風所著
開心札記餐永齋詩味宏堂疏稿南樞志諸書藏
於家公昔顯貴子雖嚮往而媿於無因憶癸未之
夏鄉人有相搆者皆與予善而人莫敢近公寄言
曰惟子可解此紛幸而得當及予釋褐始識公面

公固知予余豈能知公哉惟論次其大者繫之以
銘銘曰

烈烈范公皎日嚴風殉君死難

綸褒其忠肇錫嘉名千古之榮祭田是賚春盞秋盛持
已維端冰清玉寒無矯無詖求心攸安治官奕奕
於時睽益文武爲憲政有名迹石膽鐵腸萬夫之
望宛若儒生鬚眉秀長有一事賢猶數世傳矧斯
大節匪億萬年豐碣曠野輪蹄過者孰爲顏熱孰
爲泣下

明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墓碑

李 蔚

上御極十有六載德澤普汎民物康和文恬武熙內外
寧謐爰以農隙舉巡狩之禮時維仲冬

駕發南苑越信宿

駐蹕玉泉之麓以道出昌平有明諸陵在焉

特降德音遣使致祭豫飭有司藏事初

上念明崇禎帝勵精邁亂亡國非辜業爲建碑陵寢迨
車駕蒞止營於昌平之北卽日

幸其地瞻眺致敬爲感惻者久之顧見陵側有邱巋然
爲明故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墓蓋殉崇禎帝

於萬歲山者也

上憫其忠義隨

命扈從學士臣麻勒吉酪酒於其前洎旋行在復

勅臣霽撰述其事碑於墓道臣聞維皇降衷五常之性

不擇人而具故運有盛衰而氣無厚薄當其盛也則有攀鱗附翼者若而人乘勢奮庸以著一代開基之烈當其衰也則有仗節赴義者若而人見危授命以酬祖宗養士之恩蓋倫常之重不可一日亡於天下必有負荷之者而後人心不死然而捨生取義之事難言之矣疑畏牽於中禍患怵於外

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故曰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粵稽往古節烈之士昭然方策者類皆戴纒垂纓析圭儋爵膺軍國之重寄負當世之盛名不幸變起倉卒非一死不足謝責乃疾風勁草猶未敢云數數見也至於中官之設任不踰掖庭之近職不越侍從之恆雖云食祿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責望之者則與外臣有間故載籍所傳中官之賢者公忠勤恪如巷伯管蘇呂強張承業之流代不乏人而獨無以殉節著者誠不敢過求之耳在昔崇禎甲申之變大盜煽

亂海宇土崩崇禎帝孤立於上封疆大吏望風而靡在廷之臣怡堂罔覺及賊薄都城陷不旋踵帝執國君死社稷之義赴萬歲山上賓舉朝文武獸驚魚淦奔迫途窮惟承恩分屬親臣情深戀主當柱傾維裂白刃切膚之際而近侍之職跬步不捨自經帝側視死如歸一時外廷臣子慷慨捐軀者雖有其人而宮闈勢隔弗遂號弓以視承恩從容得所蓋有憾焉其他或屈膝賊庭殞身擄掠而詭云死難或傾家納賂冀贖餘生而卒以不免一死同也其於承恩奚翅薰蕕之異哉嗚呼中官殉國

推爲千古一人洵無愧矣明末死節諸臣久荷

皇上賜諡追褒獨承恩雖蒙賜窆幽光尙鬱乃茲值鑿輿親幸睠顧垂慈旣

命侍臣奠以清醕復令墓道表以貞珉慰忠魂而樹風教九原有知承恩必頰首感泣以承矣雖然承恩節固奇偉非遇我

皇上如天之度浩蕩之恩則亦世遠跡湮草木同腐是其生前之建立旣難而身後遭逢尤爲不易誠賢者之希邁也抑臣竊見從來寬仁之主加惠勝國者未有如我

皇上之殷且厚也弓劍所藏與感曠世方

勅宗伯薦以馨香旋

命司空葺其傾圮樵蘇永禁守護加嚴憫英君厄運之

相值而因以及其從死之臣

天語諄諄俾獲不朽深仁厚澤有加無已唐虞三代以

還頌揚君德者莫能髣髴萬一 臣承乏扈

蹕載筆是司被

命屬詞欣悚交集不敢以蕪陋 諉敬述梗概昭往代之

忠貞紀

熙朝之盛事用告來者具有所瞻式興起以仰副我

皇上勸忠之至意云

重修顓頊廟碑

李 壽

邑之有顓頊廟也自前令孔侯承先始也初侯履

行舊治城東觀所謂顓頊帝陵者巋然榛莽中懼

其久而湮也遂伐石以表之因立廟於今治之需

化關外蓋自前戊子歲迄今垂百年矣日月滋久

兵燹荐更薨桷墜剝丹堊黝昧摧圯將及不蔽風

雨余從子珩怵然傷之間以語余失今弗葺後將

一墜而難復也余因屬令首倡以告里之士大夫

咸踴躍從事珩乃醵資庀材身任其瘁始於康熙

七年三月閏八年四月訖工徹故易腐嚴嚴翼翼
往蹟炳耀瞻眺一新邦人樂觀厥成也走京師謁
余一言記於麗牲之石余按地志邑以高河之陽
得名帝顓頊初封於此故號高陽氏然考之史稱
帝生於弱水則禹貢之梁州其都於帝邱則所謂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者是也邑相去遠者數千里
近者千餘里其初國於高陽者何也帝之父昌意
爲黃帝元子旣不得立史亦不詳所封帝則如後
代所稱樹子母乃以疏通靜淵之材年少佐理故
膺選建爲藩屏如周之魯衛漢之燕代齊趙而其

後遂入繼大統者耶書曰奠高山大川恆衛旣從
大陸旣作蓋恆水東流合滹至於瀛由邑入易水
其故道然也周禮職方氏之掌其山鎮曰恆山其
澤藪曰昭餘祈其川虓洹嘔夷其澤涑易然則邑
故負山襟河川原滙環風氣宣達而威紆帝以藩
國發祥入踐天位豈偶也哉夫然曷爲而改都也
金天氏都曲阜帝邱其畿內地帝旣嗣服繼統則
舍故封而就帝邱亦其勢宜然也又考帝崩葬濮
陽濮陽卽帝邱陵墓祀典皆在焉乃今邑東之有
帝陵何也夫帝旣都帝邱則歿而葬也自不當在

舊都豈當有國之日或其妃御支庶之屬死葬其處而世遠傳訛遂指爲帝墓也耶抑帝雖建統東都而猶念舊封之山川風物以及父老子弟間嘗車駕從東來燕息流連於此以爲吾百歲後魂魄猶思故都乃像爲墓宮以當棲神者耶卽不然帝子孫衆多昆吾豕韋秦趙之間皆有之安知不有在邑而若後世爲衣冠之葬以親其先王者耶是皆不可知不可知則姑置焉可也而至於廟則邑人所以思帝明德之遠而不可以或弛者按西漢永光以前祖宗廟在郡國合一百六十餘所而周

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已有原廟之意邑之有廟蓋亦竊取斯義而非僭也雖然余用是進與邑人共勉之也詩那之章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思齊之章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言先民之作所以善後世也予邑在并冀之間其俗敦禮讓稱先王士無僞行下無淫巧相親相愛而無離異也非帝之作焉而貽之者乎今者新其廟貌崇其祀饗當益致其懿益致其信祇法乎帝之所以養材任地治氣教化之道以進其俗於隆古斯得矣苟徒事乎修舊觀循往跡歲時選牲爲酒拜庭跪起與

浮屠道士之宮比後而已其與夫弛且墜者何異哉余既序次其顛末因辨核其疑端以俟後起之博洽者藉以爲考據云其棟宇之制土木之資以暨捐輸者之姓名爵里則詳列碑陰不具綴

宋曹氏墓碑

陸龍其

靈壽人物著於史策者莫如燕昌國君樂毅宋濟陽武惠王曹彬其功業烜赫固不待言至如昌國報燕惠王書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武惠平南唐歸奏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怨不伐雖儒者白首居敬窮理之功有未能到是者是豈

尋常將帥所能企其萬一哉余謂兩賢天資固不同當日必有得於師友講論薰陶之益惜其淵源不可考矣及承乏茲土得盤桓於二公桑梓之地不勝高山景行之思問嘗問其遺老冀得其遺跡而昌國君墳墓里居已無復有知之者獨縣北朱樂村南相傳有曹氏塚亦未知其爲武惠歟抑武惠之上世若子孫歟寧晉亦有曹氏墓與此孰先孰後皆不可知余親造朱樂村徘徊其域則蕭然一平衍漫無邱隴計地廣二十步縱二十二步東去松水百五步南去朱樂村百四十步片石偶立

者四皆剝其上竅其中意必瑩坊夾柱之石而規制粗陋似非勲戚家所用疑是後人表識之物蓋曹氏當靖康之末子孫多從高宗南渡無復在北者又歷經金元用兵之際故至今纔七百年而若存若泯至於斯歟抑當時武惠謙恭不伐其規制本不甚宏壯故易就湮沒歟余以語傅君維樵曰武惠之迹在靈壽者僅此一塊土豈可使當吾世而湮沒耶傅君曰吾邑西阜安村有韓太保墓者無碑志可稽無封樹可識特元末東平趙哲有韓太保墓碑數百年來遂指爲韓忠獻億不知韓氏

雍邱之後果還葬靈壽耶或其先世贈官有至太保者耶忠獻第六子縝以太子太保致仕或令縝留守祖墓不隨遷者耶前人好附會而後人輕信聽未可知也今曹氏墓亦在疑信離合之間弗傳疑焉懼又如韓氏傅君斯言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也余旣不忍武惠之泯泯於茲土而又嘉傅君之能慎遂并記之於石云

保陽學政公署碑

乾隆四年
二月鐫
倪象愷

保陽去京師三百二十里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凡王政所關有司宜隨時興作使合制度示天

下觀瞻提督學政公署先於康熙三十六年徙自易州始則因陋就簡繼則頽塌傾敗蓋四十年矣殆非所以隆體統育人才崇學校也乙卯季夏余守是邦思有以新之者而未獲請丙辰冬幾燬於火戊午秋復圯於水學使者時將按試於是方伯茗水張公轉請於前制府彭城李公今制府晉陽孫公共謀動帑鳩工而庀材焉按其舊制擴以新規中堂五楹則因乎舊堂前兩廂增三十三間爲六十六間龍門東西各增五間此則文武諸生揖讓進退含英咀華之所也堂後有軒軒後有寢十

有五間曰唯改作則學使者臧否人物甲乙文章之地也寢之左爲間十三右亦如之因舊爲新則厨爨之丁夫供事之書役所鍵閉扃鑰之處也儀門三間前爲頭門如其數而加高大焉門左右爲官廳爲吏舍爲鼓亭增舊之十二爲二十有四平西偏隙地爲射圃治八椽於其後爲馬廐或因或創凡爲間大小百六十有二至周圍內墻則用挑而瓦封其上外墻則用築而棘覆其巔高均丈而加三長則爲丈四百六十門以外石獅旗杆照壁森然成列門以內公私所須之棹橙屏盂燈擎筐

筓錡釜銅錫磁漆飲食服用之器爲數繁雜別登
簿冊任吏專掌俾可持久計用木大小三千五百
六瓦二十二萬二千磚一十九萬六千土坯十二
萬九千計役木工土工及搬運各工二萬八千五
百舊存料物新製灰石及雜物雜役不在此數價
稱乎物直程其功凡糜帑金三千九百有奇其時
領帑備物無冒無遺則清苑縣知縣徐時作早夜
督察既廩稱事前則試用州判熊繹祖州同陳上
朋繼則試用州同王士瀚州判徐世彬肇工於九
月朔越十有一月二十四日功成茲役也員吏匠

役趨事赴功興作以時制度峻整於是保陽之提
督學政公署可以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矣乃
肅所屬之文武生童以落之而并記之石

保陽學政公署落成碑

乾隆四年
二月鐫 錢陳羣

自方伯連帥以至一命下吏凡教養訓練之責者
莫不有解解以居官官以視事居之所庀事之所
集也其始以公物剏建其後則各葺其居以集厥
事無分營亦無他諉前後更替守之俾勿壞猶易
易耳學政公署則不然以直隸言之爲府十十其
署爲州五五其署而八旗洎京兆所隸不與焉使

者巡行所至歲必一周席不暇暖既無餘力徧爲
新之守土之官間以時鳩工飭材因陋就簡僅蔽
風雨每遇秋霖積雪甚至頽敗不測者丙辰春余
奉

命留任衡文首按保陽見屋宇傾圯聽事後軒構櫺欹
側篝燈視事風入牕牖聲淅淅然瓦腐椽蛀落几
棊間心每悸也未數日夜中大雨倒屋三楹冊籍
盡爲所壓胥役以避漏移止他所僅以身免明日
太守蜀郡倪君過余爲之愀然且曰吾日夜念此
當爲新之旣余以私艱歸里又三年服闋還朝復

膺視學之

命則倪君已乘間力言於方伯張公轉請於前制府彭
城李公今制府尚書孫公支公帑鳩工卑者培之
闔者敞之隘者拓之少者益之易危而安舍舊而
新煥然改觀矣乃集保陽所屬及易州所轄文武
生童二萬餘人而命之曰美哉輪奐洵可觀瞻海
內

皇上右文愛士爾幸生首善近地倡始風教宜各自奮
勵爲天下程式其視此矣余雖不敏願日孳孳焉
與爾等其勉之耳惟是倪君領劇郡贊理學政其

留車通志 卷之一百八
餘事也而經營區畫盡善乃爾其功之沾溉士林者閱歲時久遠且不可漸滅矧余共事茲土身受其益可不紀其績以傳於後至工直數目堂構規模撫襄事各官如知清苑縣事徐君時作等姓氏詳倪君記中茲不備載云

重修廣濟橋碑記

陳儀子翹

有橋於新橋之東者其名廣濟其如千步其徑七其高如千尺其廣如千丈其成以五月朔日其董是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承某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也新橋在

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安州西清苑南高陽任邱北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漚祁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湧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齧橫奔而道爲之絕於是民又橋焉東曰普濟西則廣濟蓋以濟新橋之不勝濟普而廣之云耳二濟之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圯賀生昌祖以父志葺而復之僅三徑去夏水大至則又圯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修二橋爲無用矣行者病居者亦病有應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圯也或涉而溺焉有携孫赴

墊俱歿于是三日浮出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感焉誓復之未及而疲囑予爲之予與二三父老勉爲之今復以水毀今不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重勉之予助女于是出俸金爲之先且曰橋不勝水卑且狹而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崇之延而長之庶其可於是命李丞喻居人以復橋便宜狀衆情大洽於是賈効其資工効其技農効其力不兩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偃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滌涼勿可毀也已於是刑牲徵伶祝橋神而落之於是賀生昌祖介張天池待

御而來言於予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于其事者必有餘于是事者也人之克舉其官者必有餘于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濫且遺是懼而遑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革其僞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心思耳目欲給而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釐疆域烝孝秀咨髦耆旌隱節懲姦慝章教訓俗興廢舉墜無不於是行也得之一橋何有而以爲使君功乎侍御曰乘輿以濟

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細可以見其
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
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爲之記

種栢說

乾隆四年三月

倪象愷

栢與松比節而材適用則過之學政署後隙地及
東西兩墻間人跡不到督縣胥劉名久覓業橐駝
術者于乾隆四年己未三月朔至望植栢二百六
十一本不疎不密栽培灌溉強幹弱枝期于接葉
連蔭干霄蔽日當夫棟朽梁蛀之候想卽勝任愉
快之秋

國家養士待用視茲栢矣非且晚事也勒歲月株數
于壁俾後之陸續儲養以至成材而大其用者有
所考焉署前列槐四顆

修保定府治記

倪象愷

乾隆四年己未六月辛未府治公廨歲久將壓因
謀拆卸詳動公帑庀材鳩工員吏率作以至落成
則時維九月粵攷茲堂之作則明正德十四年己
卯亦成以九月明守張元電資中人也由監察御
史守是邦其所以甘棠吾保者事載志而茲堂
則實始新之并樹槐栢百本猶有存者今二百十

五年矣予籍威遠資中比鄰自臺灣道罷職而來
 五年於茲其所以宣德達情教養士民者未知何
 似而茲堂之新則適與之符何人地時事相值若
 斯之巧也為補槐之枯者五栢之缺者二十為政
 在人時至事起安知二百十五年後不又有從而
 新之補之以鞏固郡治於無疆者乎聊記以俟之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八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九

誌銘

唐

給事中清河張徹墓誌銘

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
 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
 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
 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
 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乃遷殿
 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

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
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
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
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
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
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
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
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
鼠鳴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共言
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

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
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
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
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
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
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
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
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
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
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

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
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
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
脩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十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
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
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
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崔評事墓誌銘

韓愈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

理司直大父元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
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旣喪厥父攜扶孤
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
孝悌詆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
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
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旣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
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宏多旣去職遂家於
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
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
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爲

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芟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妾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

通志卷之九
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歎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訐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

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緡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

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
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
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
於京師問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
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墓某所其兄將
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
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
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
厥聲

處士侯君墓誌

李翱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少爲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達意其
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
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
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源東走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訢貞元十五年翱遇元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攄翱以爲與
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達奚撫爲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
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壻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
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
使吉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
又死狗兒尙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
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塋之而識其墓以示狗

兒

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熊渾乃生元
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
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顯征伐冬官夏卿
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
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
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元袞赤舄
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勲猷備其贊書終

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於莫州之廨舍
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
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
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於壽堂所以加恩
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
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宏遠皇檢校司衛卿
臨洮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
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怱皇幽州盧
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
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宏毅忠肅端明溫

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
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
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爲莫
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
輿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脊肯翳良農之無滅裂
司徒卽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
封吟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蝻蝗爲災
絜齋蔬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萁萁因其豐
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
栢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

陳兵於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侵滹於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以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

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以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衽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之倉廩一方之人蒙被

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
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
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
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急
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
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
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劔
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
氣隱几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
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

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惴欸不及家事天下之
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
由御史大夫爲工部尙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
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祇服丕矩
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號沒有愍
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
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
攄馨香以識冥冥銘曰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泚泚
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
耀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

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禮
診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邳穀敦悅乃主
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
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
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
復叅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元昭燭

宋

禮部尙書張公墓誌銘

司馬光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尙書致仕張公年八十
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

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塋子爲我銘公
之墓光旣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
婚媾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佗人爲詳用不敢辭公
諱某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侑祖諱光偉
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尙書左僕射母太原郡
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
興國中契丹屢入塞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
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
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
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

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佗日必當遠到秩滿爲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爲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封鹽鐵勾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饑選公爲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迹益顯景佑四年入爲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亂西鄙騷動詔以公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

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佗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濶畧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卽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畧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卽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

兵塞上水關南地慶歷二年詔以公爲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敷爲公壻其怨家告敷

父母因敷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郴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爲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卽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爲禮部尙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綺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

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柰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疎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嫠者皆爲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爲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大小皆有條理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終日逮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佗人莫能爲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爲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災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

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爲累者翰林鄭學士獬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爲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爲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沉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衛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栢以治道路佗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爲

儂蠻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輒怒責公既納政
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
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
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彊勢逼州城
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爲舉
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舊德
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凡居
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帳之具皆不減爲二
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
十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

及嗜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
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
益出天性非有爲而爲之也訃聞太常謚曰恭安
夫人永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
評事次曰保孫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燾次
適供備庫副使賈世永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
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適歷城主簿劉忠輔貽孫
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
陰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福善之道世或疑之
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不遺親忠不忘君立身謹

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服自少通顯逮於
納祿體彊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榮樂而終章
綬纍纍延於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元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 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
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
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
表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
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

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
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
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
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
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
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
君諱宏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
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
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

以女妻焉丁未授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
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
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
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
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旣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
且備而終銘之銘曰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
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

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
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
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
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峩
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
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潞陽郡公墓誌銘

揭傒斯

天歷元年春二月八日淮東宣慰使李公薨贈通
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
潞陽郡公諡忠靖元統二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二

日其配潞陽夫人柴氏薨十有二月六日合葬通
州潞縣之南臺坡先塋嗣子世安請銘公諱廷字
瑞卿其先恩之漳南鎮人今家京師祖諱天某累
贈嘉議大夫兵部尙書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
父諱仁義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隴西郡公祖妣王氏妣盧
氏並追封隴西郡夫人公早孤母績以教子樵以
養惇惇潞水之上柴好禮先生聞之曰母貞而子
孝不興何待以其子妻之年二十起家京尹曹歷
左司吏部府正掾太子詹事完澤數言之東宮得

召見用爲南昌尹善政聞於朝復入掾詹事及中
書以勞調泉府司知事進經歷遂爲司丞行泉府
罷受詔覈江南賦賦平以能同知河南府事諸王
及使客不絕於道修傳邸備供饋以紓民憂祠二
程張邵司馬以教民學遷陝西行省員外郎補偏
拯敝靡不用道出良民爲奴婢者三百餘人朝廷
以爲忠進甘肅行省郎中復不忍其遠去召爲戶
部郎中賦法均出賦不歲濫益以爲賢賜三品秩
以爲江州總管天久不雨施德化理冤滯去士民
所疾苦而便利之乃雨發廩勸分活民於饑者三

萬餘家命醫載藥起民於疾者三百五十餘人乃
修社稷興學校以致治人事神之道暇則率府屬
詣校宮集耆德宿學之士親執經講問下邑皆化
之改兩淮屯鹽總管田之沒於民者爲頃餘二十
戶之入於他籍者千二百五十有三逃於他郡者
九十有六皆復之糧之重於民者爲石六千四百
有六十皆除之歲省公帑十七八而上供無不備
上數遣使賜酒勞問始給各官公田政成召爲兵
部尙書遷刑部尙書權臣帖木迭兒陰縱其子八
思吉思以宣政使主司徒劉夔獻吳中民田罔賜

錢六千二百五十萬緡子峻南復以治書侍御佐
大夫帖失爲大逆悉奏誅之重賂不能易其守拜
淮東宣慰司未下車而民信旣下車而民悅以服
居幾月引年謝歸越五年而薨階由將仕郎十遷
爲中奉大夫公每念自大父而下間關喪亂積德
累行以有今日故善無不爲夫人柴氏又賢克相
以道從父一門三世貧無以爲家與之同出處衣
食婚嫁喪葬者五十餘年及公沒夫人又爲屋以
居之割田百畝買牛及農器使耕以生之不足又
從而周給之夫人身不衣華采口不饜膏粱儆民

居十有七鄰人未嘗聞其聲旁有果林非地主所
分賜不敢取子孫未仕不得乘車馬衣裘帛雖片
絲不輕棄惟所以厚宗族篤姻親一以公爲心故
公與夫人之沒人莫不盡傷嗚呼公能以忠事其
君夫人能以順事其夫蔚然皆可爲法子孫有不
能承其家者乎公得年七十三夫人七十二有子
男若而人銘曰翼翼李公爲國之良克齊於家克
勤於邦進必以道退不失常弗規而圓弗矩而方
有功弗知有德若忘孰不爲臣惟公之臧温温夫
人爲家之則克儉於身克豐於戚謀不及外中饋

是職言不及內警戒是益殫婦之道盡母之德孰
不爲婦惟夫人之式茫茫淮楚逃逃河關公惠如
水公名如山山川不改公去不還有邑曰潞其里
南臺公藏於茲永闕不開匪惟公哀惟時之哀

伯始林君墓誌銘

蘇天爵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總攬豪傑布列有位猶慮道
德之士遯跡林壑安車四馳登而明之至元十九
年詔徵容城劉文靖公因爲太子贊善未幾辭歸
復徵爲集賢學士遂不復起海內高其節義從而
作興者不一人焉順德內邱林君蓋其一也君諱

起宗字伯始當四方會同程朱遺言傳布遠邇君誦之知敬用志堅苦或有所疑思就有道而正焉於時覃懷許文正公已老劉文靖公赫然以風節學問著名當世君欲往從之迥無以爲介擔簦負笈齋沐立於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志之卓命序子弟之列君明於講說深思體踐極其至而後已文靖少許可獨稱爲善學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君歸行之家日益裕復往卒業會文靖卒乃還君事親孝溫清定省皆有禮節親喪廬墓克盡其哀行旣著聞士之從者益衆

君率其徒明經窮理立爲程限以驗日進之功其言曰學當以聖賢爲準是非得失了然常在目前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循序漸進至於日至之時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君儀容奇偉衣冠雅潔晨起正襟危坐雖造次頃刻未嘗不整齊嚴肅及與人言則和氣滿容講授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事君如嚴父然名公鉅儒道出其邑卽謁見焉見者若有所得鄉閭之人惟恐有一不善爲君所知其觀感而化者多矣晚號魯菴表其亭曰尚友齋曰順事亭以講道齋則

學者游息之所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爲學道之標
準心學淵源圖以爲入聖之極功及中庸大學論
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菴家說
共數十卷大抵皆以程朱之言爲主至大間故相
王公結來守順德始登君名於朝及長天官復論
薦之君年旣高所造益深優游邱園玩心神明以
佚老焉享年七十有六至元三年丁酉二月九日
終於家葬邑西南永安里門人會葬者百餘人燕
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君曾祖典妣劉氏祖
安妣田氏考泉妣張氏娶李氏繼劉氏楊氏李氏

子男曰欽女有四適張郁李秉直趙德温次以次
在室昔我國家初有中夏事踵宋金餘習以記誦
詞章相尙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
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劉文靖
公繼之士皆知趨正學不爲異術他岐所惑文正
公被遇世祖徵居相位典教成均而門人貴游往
往仕至顯官文靖公旣徵卽歸學者多窮而在下
傳其師說私淑諸人兩公之門雖出處窮達有所
不同其明道術以正人心蓋未始不一也然而宦
達者聲名顯而彰隱處者或湮晦而無聞於世君

卒之八年余友兵部員外郎楊君俊民以進士范
淳狀君之行爲請夫賢者之墓有銘天爵生晚不
及識君向官六察嘗薦知名之士十餘人充國子
師君亦與焉豈意今復執筆銘君之墓乎銘曰惟
天之生賢兮將以爲世用也明遺經以紹隆緒兮
惟道之所履也嗟若人之好修兮懷瑾瑜以爲美
也凜冰霜以貞固兮奮節義以勵乎已也紛時俗
之躁進兮若波流而風靡也彼智者之過兮下愚
者之無耻也抑先哲之爲依歸兮慎所行而知所
止也銘以昭其隱德兮尙多士之興起也

安恕齋先生墓誌銘

至正壬戌仲冬甲午恕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
有五二子熙煦皆前卒承重孫暨以是月戊戌葬
先生於藁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附焉先生諱松
字廷翰太原離石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全廣祖
昇皆不仕考滔故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
於家庭尊聞行知聲聞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
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
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
十餘矣先生爲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

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於家嚴條約
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
解明白不爲繳繞章句尤善爲詩溫厚和平得詩
之意暇則與翰林王公倡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克
養完粹毀譽歡感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
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邵若先生者可
謂廉退老成君子矣銘曰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
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代進不爲迂
隱不爲泰道周於身化洽於鄉年及期頤宛然云
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有稀猗嗟

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墟克示悠遠

明

大金吾陳公墓誌

張羅彥

陳公居恭字元禮號中園保定安肅人祖虎孝友
聞於鄉父萬策萬歷壬辰進士官國子監博士公
天資英邁能讀父書爲文能發前人所未發尤長
於詩中萬歷丙午科武舉以伯父炬廕官錦衣衛
都指揮使靖共自矢疏叅礦稅詐冒官旗皆宦官
私人宦官嫉之罷官歸里光宗卽位詔復官天啓
間乳媪客氏逆璫魏忠賢勢漸張公義形於色倡

言於朝曰威福之柄將下移矣吾輩不可不防微
杜漸識者壯之御史周宗建疏薦公膽識忠義請
比陸炳例以衛銜兼督捕巡緝奸宄忠賢忌其才
梏不行遼東經撫潰敗廷議以解經邦爲經畧公
謂經邦才庸大學士孫承宗可任但兵難遙度請
移樞輔出關上然之忠賢嗾其黨潘汝楨劾公矯
旨勒令閣臣票擬廷杖錦衣衛千戶趣公更衣公
畧無難色輔臣葉向高等申救獲免亡何經邦以
溺職罷承宗自請出關舉朝咸思公言承宗抵關
特疏薦公詔起復原官兵部尙書趙彥希忠賢旨

又格不行左都御史楊漣疏劾忠賢上不聽且獎
慰忠賢甚至公憤不顧身隨具疏論忠賢三大罪
疏留中八日楊漣造公拜曰公真豪傑然禍且不
測漣來與公訣會皇長子疾篤上不欲誅言官忠
賢不獲中傷公工部郎中萬燦六疏劾忠賢適皇
長子薨忠賢以言激上怒燦死杖下正人君子咸
謂公將不免璫黨趙彥借朝覲事劾公革職永不
敘用未幾楊漣被逮忠賢令緹騎伺公與漣晤卽
並逮公公避跡以免崇禎改元忠賢伏誅復公官
起補南鎮撫司僉書尋晉錦衣衛堂上僉書左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衆夙重公議遷提督西司房官
旗辦事公引疾力辭疏三上得允時上倚任錦衣
衛書其堂上官十人於御屏以待任用而尤念公
會衛缺掌印官閣部咸欲用公慮公不卽出提督
京營襄城伯李守錡勸之曰上知公欲倚任公久
矣今閣部擬用公以副上意願公勿復堅臥公曰
予誓不掌衛印請勿及我錦衣衛僉書某誣劾御
史毛羽健下獄欲置之死公力解得免其護持善
類如此公嘗誡諸子曰汝等讀書必以忠孝節義
爲本若大本有虧雖貴何益其素所蓄積然也公

孜孜爲善在都時掩骼埋胔旬無虛日定興大盜
誣扳衛役數十人擬大辟公力辨其寃得以不死
至今其家祀公不輟歲饑安肅境中道殣相望公
賑之存活無筭性好施數年如一日而器識卓越
料事多中時之治亂人之賢不肖憂思嗟慨嘗中
夜不寐間究心禪宗有超然物外之致以疾卒年
五十有九居士馬一騰讚公云忠肝義膽千古不
磨而浮雲富貴見地超卓御史沈公惟炳誄之曰
力扶綱常名教看破生死關頭噫知言哉可以槩
公之生平矣

田烈婦成氏墓誌銘

孫承宗

予友濡陽田平野以辛丑高第歷官登萊道監軍副使生平凜凜負大節每論奏奮不顧身予嘗薦之朝曰一介不取百折不回故其一門風尚多以氣義相高有丈夫子十女十孫子女亦復十餘丙子流寇陷濡陽人死者以澤量而平野家死水死刃合子女八人獨烈婦死最烈烈婦之夫行第五名之龍爲濡庠生材可嗣平野大業當城陷婦卽囑五郎攜兒廣智奉老母去勿顧我我急唯有一死五郎初掩家衆於壞垣賊輒奔壞垣五郎急扶

母隨小大他奔婦獨迷失道急不得覓僅護母若嫂妹諸兒越陴而東婦果爲賊驅同他婦閉一室婦急投繯者三以衆婦不得死衆婦冀得他逋也賊忽驅以騎行婦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賊復驅以刀促之出婦罵曰我成貢士女田秀才妻吾翁以名進士爲監軍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賊一步以辱身辱兩姓且罵且手掬泥沙撲賊賊怒羣箭射之婦且死猶罵不絕賊愈怒以刀臨之而頭顱碎遍體血水盡赤他婦逋者從旁睨之識爲婦賊退五郎就衣履認之及歛目忽大張衆驚烈烈

有生氣也不知一時鬚眉丈夫有此憤烈乎婦端嚴不苟嘖笑工繡刺紡績以十三歲來居女室五載不踰閩不聞嘻訾唯姑命日辦姑若叔妹衣履舅向姑喜曰得佳婦以十八歲居婦室愈益爲恭順居恒布菽嘗誠五郎勿奢點大人清操勿惰墜大人大業五郎有小拂鬱輒以義解之五郎侍翁病婦勸以省試湯餌曰此不用吾情何以用吾情姑病婦方山居五郎入侍病婦以不得隨侍輒以身顛若有報者曰姑病良已復果然婦居娣姒十餘人之間卽華宗不欺卽單宗不亢唯忍唯讓自

將其姑叔婚嫁不難解簪珥爲佐婦成姓貢士於樂女也成與平野爲馬郡倅友壻少同研席平野登第成尙落落諸生迺以五郎締成成以明經歿而平野方官計曹或言成之落落也初締復無盟詞平野怒叱之卽五郎少亦復曰丈夫家於婦乎乃定盟而以賓禮同養於女廬乃今烈烈有生氣者婦也婦卒崇禎九年八月初二日年三十有二男一卽所囑攜廣智也未字女二以今年某月日葬婦葛山之麓嗚呼五郎力能脫兩母衆弟妹兄嫂於虎窟而不能脫烈婦於難將無天以完節付

番輶通志 卷之九 九
烈婦以光平野慷慨之門而不令曲全其生耶八
郎有癩病死刃其婦爲房太宰女死水其他俱死
水而十郎與長郎之仲子負高材可世其家亦以
水死一時爲平野惜平野廉吏諸郎承其廉無可
治生卽烈婦死甚烈五郎貧不能爲烈婦聞於朝
卽朝命亦不及也予甚悲焉廼爲銘銘曰濡之水
清如淅濡之水淺如滴胡然而白潔之瀝胡然而
赤丹之汨嚙齒之憤虹可用激撲泥之力笏可用
擊嗚呼孰冠箕如不與績孰髯戟如不與摘鬢而
矛其氣如怒孰與柔女子之罵賊而塗填之與敵

其斯以爲八死之光而濡之清淺可揭

陝西按察使邢公墓誌

孫承宗

公於予爲先進實忘年爲友公之歸也中外無不
願公亟出而予官翰林不能推轂公泊後漸可爲
公語而公遂歿竊意包羅天地之雄襟當不與一
邱俱藏也誌曰公邢姓諱雲路字士登號澤宇世
爲安肅龍山里人其自小興州來者始祖貞貞生
豐城丞貴貴生河南訓導簡簡生贈副使來岐是
爲公父配李氏贈恭人實生公當生之夕訓導公
有異夢曰若僊然手一軸書喜字如斗雲覆其上

遂以命名少修潔有儀度脫哺侍食必待先箸五
歲授句讀每過不忘八歲就塾師日記數百言十
八歲里選茂材第一人試輒高等二十八舉於鄉
又四年庚辰成進士初授山西之繁峙城以淳水
苦溺公議遷築水之陽去後以公議民乃靖無何
丁外艱歸起補河南之汲縣無何丁內艱歸再起
補山西之臨汾邑爲倚郭公以長材游刃平兩稅
正四禮時進博士弟子勸課之有富而寃不得解
公解之嚴郤其報當大旱兩發椎埋而兩得雨初
捐金煮千石粟活餓再捐金市地爲百楹掩骼邑

有澇河渠溉九邨田歲徵水糧渠廢而田鹵糧乃
逋公莅政且四年爲渠十三里其繫石防他決曰
十金堰高倍尋而廣以十軌長又倍之立華表坐
以狻猊又鑿阜入初注之水曰流膏洞其口爲池
若月半規以瀦水而緩之其上有平臺有亭有樓
以警水勢驗禳祥凡四十日溉田一周所溉焦堡
九邨田萬畝復入郡永利池便汲飲而外環城其
月池環樓下種藕花岸雜桃柳遙映十三里穉穉
當政成人和攜邑客作田歌遂有河渠詩賦百餘
篇邑人爲石以紀其修邑乘修學宮若惠民諸局

舍盡捐金先士紳及搜所節羨而又當報政之二
年不忍以遽廬遺後艱旣微入主武選事按牒澄
敘不以吏手其清黃計日程書吏無復得竄點無
何出僉河北事備兵磁州裁冗費革火耗恤驛遞
有令以賄及遂以上聞罷之部下以肅無何以邊
畧遷遼左備兵開原隨以功陞延鄜道加俸賜金
贈封如秩公廼以病歸又四年特起隴西隨調臨
鞏駐臯蘭當松山初復督臣議城守以公始事公
爲相方正位夷險芟荒閱歲而城成凡幕府亭障
虎落蘭石無不具其營壘錯居屯種漸興報竣上

錄功有差予之名永泰公復編金城志爲永計無
何以病告隨中察忌歸初公習爲歷盡轍跡所歷
皆爲揣摩至是以解官益爲肆力當在河北疏正
歷元畧謂漢以來治曆家惟郭守敬爲密獨司天
氏守成法曾不隨時考驗如今年冬至後天九刻
其夏至立冬皆適當子半之交後先兩時頓以日
隔且歷法疏密驗在交食乃今閏八月日有食之
歷推後天幾二刻而閏應轉應交應各宜增損臣
願遴選稠人因數察理時爲測正疏入得報聞部
議晉京秩督其事遂督其人不報公益發憤著律

歷考七十餘卷其前五十卷以所鑄顛論古人得失法數其後二十卷又以古法數籌顛爲歷議曆原歷理遂括天體星經各度分各正其訛因論元歷失在既改歲實而仍從月策轉終交終與五星周之舊既不算三乘万而仍從加分損益積度今歷失在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乃更約七十二卷之繁爲太一書謂一生二生三有圓有方有圓變方有方變圓是有方圓變化二十率仍假象命數託黃鍾金田設答問以測周徑方圓相交日月晷景及黃白道出入交食更約其入歷之數

以其周徑率得月周以其句股率得日周以積月積轉積交之盈朒差加減得盈朒數以歸除周天度分得月策轉終交終分以周天度計氣轉交周得四餘分以日周計五星得五星分大約法行數顯起一歸一公既探原太一乃更著歷元元書法以前後距年積日加減前後所測真氣爲定積如推歲周以距年而一推交周加減前後所測之交以積交而一推轉周加減前後所測之轉以積轉而一推月周加減前後所得之閏以積月而一各得歲實月策轉終交終而諸應在蓋繇一元求三

測以三測定四事凡七政四餘五緯萬星法可一
瞬而得初監正張應侯以法自獲最後周子愚疏
推公爲亘古一人公以法不得身試而重感子愚
迺就已未歲前天正日纏及月度諸數以歷元元
法推極密率仍測授時氣朔轉交之誤惓惓謂法
旣立當時以法測仍以後三年月食之分數證其
疎密嘗與予言諸數一稟太陽今日至後天日躔
先天日君象也一後先百度失常調元手寧得不
問且議續增三百年之數予幾欲僦居悉公所蘊
而公歿矣公恬靜虛圓耿亮有大節事兩尊人孝

旣歿哀毀骨立嘗著憂思永思賦讀之不翅蓼莪
襍著百餘卷雍容大雅不爲浮響急拍卽羽檄交
馳簿書填委口占指畫中不廢吟咏居官砥節首
公無一事不關切大法無一錢不留佐公家之急
按邊事遂如科律其於金城方畧有司馬君實所
不及識公慈和而近故擊斷人情務悉底裏隨所
至有聲蹟生平獎善匿瑕好以詩酒自娛及歿四
壁圖書而已予嘗謂公實抱經濟太畧不獨天官
之業掩映千古迺其終身約結亦不獨歷今人駭
所未悉或以曆掩經濟而曠曠者並歷爲不急安

得起公九原而開贖贖者公歿之前方具疏以曆
請歿之日以遺編授其子曰此其爲茂陵遺書乎
猶手披圖書笑而卻諸子湯藥無何卒

本朝

戶部右侍郎郝傑墓誌

馮溥

皇上御極之十有六年歲己亥少司徒郝公以疾終長
公今少宰敏以訃聞於

朝

皇上憫焉念厥前勞

詔祭塋皆如例禮也長公以余嘗侍公杖履心公行事

因以狀來請銘余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傑字
君萬別號棫清先生始祖郝文忠公經元初僑寓
於燕因家焉遂世爲霸州人文忠節義文章無論
識與不識咸卜其後之必昌迺歷元明之世子孫
繁滋無大貴顯者傳至智庵公諱九思喜行其善
於鄉隱德寢寢彰矣生子二次諱鴻猷世稱銘燕
先生公父也公生而瑰異幼不好弄稍長慷慨有
大節十餘歲出就學使者試爲文立數千言學使
者奇之由是聲名籍甚畿輔士子無敢望項背少
丁母王夫人艱水漿不入口哀毀幾至滅性鄉黨

之言孝者歸焉甲子舉孝廉時銘燕先生為秦之
 延長令當流寇衝斥之時公周旋艱險守禦孤城
 流寇不敢窺及銘燕先生以病去延之士民皆哭
 未踰年城陷至今延人思銘燕先生即思公丁丑
 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戊寅銘燕先生卒公哀號
 毀瘁祭葬一依古禮不用二氏里中化之甲申

皇清定鼎召收遺逸公既夙負重望且近在畿輔地因
 首膺

召命入拜戶科給事中念

國家初創必先為根本計且民志不定則僭踰易生

惟禮可以已之因上言宜開經筵祀闕里以示天
 下所先中云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規模有天下者
 有天下之規模

皇上為天下主必紀綱定而朝廷尊滿洲貴人宜辨章

服別儀從使漢人望而知敬漢官亦宜辨章服別
 儀從使滿人見而加禮疏上內外是之公雖居言
 路未嘗掇拾人短長以沽直名凡有所言皆存忠
 厚開國之意時庶務未定廷臣有過無大小輒下
 刑部公復上言曰法者天下之平也法量過以為
 受則法行而人知恩若罪無大小悉歸司寇則考

功之法廢矣使天下之士朝囚首而對簿暮冠帶而服官非所以尊體統而養廉耻也白是乃分別降罰先議而後請

旨羣下始無輕詣西曹者未幾江南平降臣蔡奕琛阮大鍼等咸冀復用公上疏謂奕琛以賄得內閣與大鍼等朋黨爲奸以亡江南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奕琛等宜黜歸公於天下事知之明而守之固雖不務苛細而嘖笑亦未假人故其奏對皆關治道之大而不爲目前之計晉通政司右叅議丁繼母邊夫人艱服闋補光祿少卿尋以

少廷尉晉大廷尉時重囚不時報決公以天道生殺各有其時王政同天則陰陽之氣不致乖戾因上言熱審及秋決例得

旨報可自是始定秋後律狀中所載皆其大節班班可紀者至於他所建白不可勝紀癸巳晉戶部右侍郎時長君敏亦自閩之藩叅內徵爲通政司右叅議公曰盈虛消息天道也豈有父子同列九卿而不知止者哉遽移疾歸歸而優遊里閭與諸父老故舊爲歡恂恂如也處橫逆犯而不校有干有司者則一切遜謝曰吾故吾也豈以此改其初服耶

丁酉敏以少司徒遇

覃恩晉級封公如其官公家距京甚近間或至京邸輒去敏以公不樂居京師思上疏爲溫清計草已就而訃聞病革語不及私惟諄諄以兩世爲大臣勗敏以盡所未盡忠孝之性不忘於彌留之際嗚呼難哉逝之日親族哭於寢百姓哭於路朋友設位哀泣鄉人會弔宅不能容公平生事繼母倍孝內外無間言繼祖母張氏雙目失明年九十病危公扶掖出入侍湯藥不稍懈兄弟之間備極友愛嫂李氏少寡公以子子之以女女之且爲之織悉籌

畫俾無憾以終其節族黨歸義焉尤喜教育人才凡族姓里巷諸幼子弟以貧失學者無不委曲成就其婚葬無資時緩急者蓋不可以更僕數比歲大祿公傾廩賑給人人飽德以故仕宦累年而四壁蕭然晏如也嗟乎言以教宣行以道傳公在朝剛毅正直磊落可觀然皆以坦易之意出之與人

不爲城府人亦不可犯以非禮其進退容與無少繫吝尤人所難樂善忘勢雖田夫野老尤必盡誠跡其行事可謂篤實光輝君子者矣其以啓少宰之緒不誣云

刑部尙書致仕諡果敏魏公墓誌銘

陳廷敬

國朝以理學名儒爲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尙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閭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爲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朝廷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

後之知公者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先朝爲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啓沃責備時宰人爲公危上曰給事言是又以災異言天變爲人事所致語多忤權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中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衆皆側目矣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友絕賂賂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允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多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

與麗八法同科編之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
考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
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
政於是忌者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
相栗陽得罪藉是以傾公

上察其誣令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此事未發不糾
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鑄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爲
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

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
夫人歿喪葬悉準古禮當是時

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
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
國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
而喜曰

聖主在上以宏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
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君也乃言教化爲
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

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削其藁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措兵食察帑藏公經營擘畫爲多蓋公十九

在言官言官有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恒易有所豎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爲賢而已其可傳於世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權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

命確議以聞公在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闕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爲一己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爲國家培元氣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俞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叅處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陸隴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時爲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爲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尙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新命而就見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尙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於便殿與語移時或至泣下公旣於言無所不盡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斲法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

法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病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

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於身施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君臣遭遇之隆以見

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爲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覃思品隲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輔則

特簡命公與公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訪誅剪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賜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恪物大字各一幅廷臣

間賜貂朝衣於公則

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卧疾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參膏一品人參

二觔其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
如此則

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賜茶三入則賜

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

朝士大夫祖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



爲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

與公歸而張額於堂藏書於閣更有書數百卷無

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尙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

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

也得年七十有一

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諡曰果敏蓋此皆公事

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

公諱象樞字環溪別號庸齋以賜額故晚而稱寒

松老人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

軍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

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
有德行隱居不仕王考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
國爲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尙
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
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忠信出
天性壬午以春秋舉於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矣
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免人
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慕公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而歷今官公娶季氏太
學生名經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內

閣試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謚俱庠生謚嗣公兄
某爲後女三人一適天城叅將劉君三汲子鄒平
縣丞天賜一適大同府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
內閣中書舍人恒姚一適陝西平涼府通判姚君
永康子之稷孫一人吉祥公將塋學誠以狀來乞
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余何以銘公
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
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
者爲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
余曰昔孔子歿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

教授於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公真子而後斯道將猶未絕也子得無意於斯乎余媿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旣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爛其書於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桑梓惠我顓蒙開來繼往爲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家干祿則已吐棄如遐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鑿其道瓦礫或飭其貌或騰其說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有令聞流於海邦公有偉

行勒之鐘鏞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廣西巡撫郝公墓誌銘

汪琬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闕若此安用臣爲三桂益啣公旣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洶懼

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守禦揚言秦兵大至士民少安因遣使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拯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爲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啣之刺骨訶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叅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爲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坐降調三桂又撫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寃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年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旣反中朝諸士大夫爭

訟公寃府尹蔚州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還錄用仍補御史出巡兩淮鹽課踰年擢左僉

都御史未閱月再晉左副都其明年遂命巡撫廣

西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

日也諸孤以公行狀及疏稿請銘按狀公諱浴字

冰滌又字雪海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爲

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鈞恩貢生考授府通判

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其在保寧園中也

世祖詔問公具有緩策急策二疏其畧曰秦不助川而後

秦可保川不冀秦之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爲廬千百間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叅遊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

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卽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上游獨饒鹽茶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與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烏銃副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尤嫻於此若拔其

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爲之後勁則賊險
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
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
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旣疏陳各路出兵曲
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
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
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
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
破賊之狡謀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言武臣縱
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

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格不行將何以
收效萬全乎前後奏章數十上悉諳練兵事通達
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
甚狼狽獯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
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
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宜留巡撫標兵
設施未竟公顧已卒矣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
哭者三日喪歸炷香叩送者延道千里不絕公素
好學居奉天時益潛心聖學尤嗜孟子及二程遺

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室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日夕危坐讀書垂二十年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五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積枚子女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琬則以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醜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遣公於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爲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窺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顯允郝公蹇蹇諤諤迅擊亂臣如鷗如鷲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通志卷之九十九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實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睢盱遺黎杌隉與之咻之資

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

小人污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瘞此銘

文勞臣之思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九

